

李双双



I239.17
1
3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 双 双

(中篇评弹)

浙江省曲艺队集体改编
施振君 执笔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2
1978年9月第 一 版
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103·71
定 价：0.15 元

第一回 村头揭榜

(在杭嘉湖平原西北角上，有一个村子，叫孙庄，它背靠山区，面临平原，真是山青水秀，出产丰富，六畜兴旺。孙庄生产上虽说不错，但比起其他先进社队，还要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大队党支部决定，今年一开春就发动社员开一条渠道。这条渠道西连青山水库，东接运河大江，穿田畈，绕村庄。这样一来，可以实现灌溉自流化，再也不怕水涝旱荒，粮食棉花大面积增产就更有保障。开工以来虽说男劳力全部出工，但是工程进度并不理想，眼见小满已过，渠道还未如期完工，社员们心里焦急异常。

(村上有个妇女叫李双双，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部门口墙头上。顿时哄动了全村。大家都来看，不晓得写了些啥名堂。有的人看了拍手称好，也有人把大字报的内容一句一句地读得蛮响：

季节已到芒种边，
生产就该抓当前，
番薯要种麦要割，
又修水利又种田。
队里劳力不够用，

妇女在家倒清闲。
不是我们少干劲、
干部怕把麻烦添。
希望领导快重视：
妇女能顶半爿天！
集体经济要办好，
干群都要走在前！

社员乙： 喔唷，口气倒大的，妇女能顶半爿天！

社员甲：“干群都要走在前！”这张大字报写得好啊！有份量的。

社员乙： 哪人写的？

社员甲： 哪人写，上头写得清清楚楚： 李双双。

社员乙： 李双双？！李双双是哪人？

社员甲： 啊，李双双你也不晓得？就是孙喜旺的老婆嘛！

社员乙： 噢，喜旺的老婆叫李双双。嘿，喜旺是树叶子落下来怕打开头的，想勿到他的老婆倒胆大直爽。

〔大家议论纷纷，说李双双这张大字报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众口称赞李双双为集体利益敢想敢讲。〕

〔李双双是怎样一个人呢？她今年三十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浓眉毛，大眼睛，短头发剪到耳朵边上。平时做生活干净利索，性格爽直开朗，说话开门见山，爱憎分明，敢说敢干，别看她是个普通女社员，大道理勿大会讲，但是开会，学习非常认真，毛主席的教导她牢记在心上。晓得为革命种田，凡事明辨是非，认清方向。现在双双从田里做生活转来，进村庄，穿过竹林，嗨，只看见生产队仓库门口，有一个人在那里东张张，西望望。〕

(这个人样子，既勿象在做生活，又勿象是路过这个地方。眼睛朝四面一看“索落”！走到仓库门边的空地上，弯下腰去，“扎”，抱起一捆木板，挟了就走。神色慌慌张张。

(双双看见这副探头探脑的样子，晓得路道勿正！要緊奔过去一看末，勿是别人，是孙有婆。认得的，讲起来还是自己男人的堂房婶婶。让我叫她一声——

李双双：有婶婶！

(孙有婆年纪五十开外，生得又胖又矮，头上梳个头发团，刨花水拓得绢光滴滑。生一张塌瘪汤婆子面孔，一双小眼睛毕霎毕霎。走起路来总是东张西望，最好路上阿有啥东西拾着。今朝走到仓库门前，看见新买的木板堆在门外，朝四面一看，没有人，要緊来个“顺手牵羊”，这叫手脚快，不招怪，心想拿转去总归用得着。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心里不由一吓，回过头去一看：啊？正是李双双！这辰光孙有婆这只面孔既勿象哭，又勿象笑，真叫尴尬。

孙有婆：我当是啥人，原来是喜旺媳妇。

李双双：是的。有婶婶，你在作啥？

孙有婆：喏，吃饭呒不菜，到自留地里去割了几棵青菜。

路过这里，看见地上有几块烂木板，我想烂掉末可惜，顺便拾回去，也好烧茶煮饭……你看囉，这几块木板已经烂得勿象样哉。——

(对李双双望望，意思是：我在和你打招呼了，你好马马虎虎了！

(双双听她横一声“烂木板”，竖一声“烂木板”，对木板一看，哼，明明是队里的箍桶板！有数码的。闲话当中的意思是叫我不要管！不过道理要同她讲讲清爽。

李双双：有婶婶，这不是烂木板，这是队里的箍桶板。

孙有婆：（咕：完！难道她看见我拿吗？）

（不过再一想：勿碍！只要我勿承认，你也对我没有办法。）

孙有婆：啊呀，明明是烂木板，怎么一到你眼里，就变成箍桶板了？唉——

李双双：怎么是烂木板呢？！这是金樵同喜旺昨日到城里运肥料时买回来的箍桶板。有婶婶，这是集体的东西，都象你这样往家里拿嘛，以后队里拿啥箍桶呐！

孙有婆：嘿哟，照你这样说，我今朝是存心要偷集体的东西啰？

李双双：我勿曾讲你偷，我是说队里的东西，不能够乱拿的。

孙有婆：你看见我拿的？

李双双：对。我在竹林口看得清清爽爽，你是在生产队仓库门口拿的。

孙有婆：我是拾得来的，拾得来的东西就好拿转去嘛！

李双双：不是你的东西，你就勿应该拿。

孙有婆：啥？勿能够拾？！啊呀，人家在路上拾点东西你也要管的！你这个女人也忒厉害哉！你有婶婶活了这大把年纪，会把集体的东西拿到自己屋里去咯？

（这一记，双双是勿曾料到的。本来想，这桩事体蛮好解决的，只要你认识到错了，闲话不用多讲，把木板放下也就算了。现在你非但不认错，还蛮不讲理，一口咬定是路上拾来的，双双心里倒有点光火了。）

李双双：有婶婶，到底是不是队里的东西，你自己心里厢也蛮清爽，我看勿要硬争哉，还是自己放到老地方

去吧。

孙有婆：（咕：还啊，已经拿到手了还能还呀！放回去就是自家承认做贼哪！今朝要硬到底，拿转去。老实说，我是你的长辈，不见得你敢到我手里来夺。）哼，笑话，人家拾着点东西，定要说是队里的，天下世界有你这样猛门人的，今朝我就是要拿转去。

〔说完末要走。〕

〔双双看见她要走末，要紧把锄头往地上一丢，走上一步，“扎”，拖牢木板。〕

李双双：集体的东西，就是不许拿！

〔孙有婆万万没有料到双双真的会来夺，要紧把菜篮丢脱，两只手抱牢仔木板。〕

孙有婆：啊？你讲抢的啊！

〔两个人喉咙倒越来越响了。惊动了河边淘米、汰菜、拎水的。大家拥过来，开口问：“哎，你们在作啥哩？这是为啥呀？”〕

〔孙有婆看见不少人围上来，心里虽说有点虚，但是嘴巴还是硬。凭着自己的经验，碰着这种事情，闲话一定要凶过人家的头。她拍手顿脚，喉咙格外响。〕

孙有婆：你们大家来讲讲看，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在路边拾着几块烂木板，碰着喜旺家这个猛门人，硬说是队里的箍桶板。喏，你们倒看看看！是不是箍桶板？这样的烂木板也看勿出，除非眼睛勿曾生，要末是个瞎子！

李双双：（咕：喔唷，这样要赖皮倒是少见。你看她闲话说得多少刁：啥人讲是箍桶板就是瞎子，明明是想着把我的嘴封牢。不管她怎样厉害，我今朝要当场

拆穿她!)啊，你让大家看看吧，这几块板是不是集体的东西，能不能让你拿转去。

(大家一看，很清楚：你孙有婆自私自利，损公利己，是队里出名的。平常拿了集体的东西，人家好心劝劝你，你总要凶过人家的头，今朝你碰着喜旺嫂嫂，嗨，这套本领勿灵了。双双做得对，应该支持李双双。

妇女甲：喜旺嫂嫂讲得对，公家的东西怎么好拿转去呢？

妇女乙：是啊，有婶啊，勿要争了，木板放到老地方去吧！

孙有婆：(咕：这一来，真的完！现在倒弄僵了，放回去吧勿舍得，拿到家里去吧勿可能。怎么办？再一看，勿碍，自己女儿桂英也在人堆里，女儿总归帮娘的。只要桂英一开口，木板我还是可以拿了走！)咳！这样的烂木板，你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真正是……真正是……

(一面讲，一面对桂英霎眼睛。意思是说：你娘现在弄僵了，快点来帮帮忙，踏出来讲脱两声！

(桂英有没有看见呐？当然看见啰！娘霎眼睛是要我开口帮帮忙。这怎么可以呢？明明是你拿了队里的木板，还强词夺理，连我做女儿的都替你难为情。

孙桂英：妈妈！

孙有婆：(咕：女儿开口哉，有帮手了，勿碍哉！)嗳，阿囡啊！

孙桂英：妈妈，喜旺嫂嫂讲得对的，木板是队里的，集体的东西不应该拿，应当还给队里！

(“啊”！孙有婆一听，女儿非但不帮娘，还当众埋怨我。气啊，气得面孔发青。一股怒气冲上来，破口大骂——

孙有婆：这里用不着你来多嘴，你替我死到屋里去！你
这个小鬼呀！

（唱）小鬼说话气煞人，
呴大呴小训娘亲。

孙桂英：妈妈！

孙有婆：勿要你叫！

（眼梢甩过去，对李双双看看，我何不乘此机会骂一顿。
就是木板勿能拿转去，我也好出出这口气，当着众人也可把自己讲得清白些，这样还好扳转点竭面子。——那末孙有婆呀！你要扳转点竭面子，结果是要弄得连夹里也要撕豁了完结！

孙有婆：你这个死小鬼呀！（咕：我要打碎水缸渗过来了！）

（唱）我年纪活到五十零，
难道这点事情还拎不清？
告诉你，头发丝做勿来秤纽绳，
麦柴管勿能硬装锄头柄，
莫以为别人见你怕三分，
想管你老娘万不能！

（双双一听末，这两句话勿是骂桂英，而是在骂我哪！

李双双：有婶婶！——

孙有婆：勿关你啥事情，我是骂我自家女儿，同你勿搭界的。你这个死小鬼呀！

（唱）你吃饱仔饭无事做，
管东管西管别人，
竟敢管你老娘亲。

想必是，我公婆在世少管教，
今日里，要你小辈来将我训！
你人勿象人，
老三老四来欺侮人。

李双双：有婶婶——

孙有婆：勿要你多管闲事。你——你这个死小鬼呀！

(唱) 你去买四两棉花纺(访)一纺，
孙庄上啥人不知我清清白白蛮正经，
对集体一向很关心。
偷鸡摸狗的事体从勿做，
人家的稻草不去拿一根，
你冤枉好人勿怕烂舌根。
想想真是气煞人，
气得我——(呃……呃……) 要发胃气病！

(双双听到这里，实在熬不住了。提高喉咙喊了一声——

李双双：有婶婶！你不是骂桂英，你是在骂我！

孙有婆：啊呀呀，我敢骂你呀，不骂你，你已经蛮享
了！

李双双：有婶婶！

(唱) 你说话休要欺侮人——

孙有婆：欺侮你？我敢欺侮你呀！你不钳牢我也算好了！

李双双：(唱) 指桑骂槐不该应！

孙有婆：呒啥无作兴。

李双双：(唱) 你有婶虽然年纪大——

孙有婆：嗳，是要比你大着点。

李双双：(唱) 却是一个糊涂人。

孙有婆：糊涂？（咕：我啥地方糊涂？别人家的东西只要没有人看见，我顺手牵羊都会带转去的，来得清爽哩！）

李双双：（唱）你休要自作聪明将人骗，
众人眼睛看得清。

你处处为自己，
对集体不关心，
只想占便宜，
手脚勿干净，
你拿集体东西非一次，
你自己肚里最灵清。

孙有婆：啊呀，大家听听看，我有婶是不是这种人？你勿要在这里嚼舌头，冤枉好人勿作兴的。

（李双双看她一本正经，装腔作势。心里想，今朝倒要摆一摆事实，抖抖她的叉袋底了！

李双双：你好？！为啥大家都叫你“宽紧带”呢？

孙有婆：宽……啥叫“宽紧带”哩？

李双双：叫你参加集体劳动，你手就短；拿起公家东西来，手就长。

孙有婆：这个……乱嚼舌头，要死快哉！

李双双：有婶婶，你还记得吗？——

（唱）去年在场上晒大麦，
你拿了扫帚转家门。

孙有婆：啊呀，真正冤枉，我是看见挑麦子的走哉，扫帚丢在地上，我想日晒夜露的不是要坏掉的，我是好心呀，拿转去帮队里保管起来。

李双双：保管？！这样说来还要谢谢你了！

孙有婆：谢是倒不必哉。

李双双：怎么竟勿晓得难为情的，

（唱）仓库里两只新畚箕，

你私自拿走为何因？

大概又是替队里保管起来了？我问你，保管到啥地方去了呢？你讲呐！

孙有婆：这个……（咕：喔唷唷，好象拿了扫帚末，一定要带着畚箕的！）是的，畚箕是拿过的，是我借的，咦，后来勿是还给你们了？

李双双：你拿去的是新的，还的是旧的。

孙有婆：啊呀，旧的不也是新的变的呀！

李双双：亏你还说得出口。

（唱）割猪草，到集体地里拔萝卜，

孙有婆：啊呀，不曾看清楚，一搭刮子只有两三根东西。

李双双：（唱）轧砻糠，顺手牵羊拿面粉，

当场抓住还勿承认。

孙有婆：弄错也作兴的。

李双双：（唱）要是社员都象你，

生产队这个大家庭，

岂不是，被你们四分五裂拆干净。

孙有婆：喔唷唷！我有这样大的罪名啊？！我这是吓煞哉！

我关照你，不好这样做人的。我家姓孙，你屋里也姓孙，我总算也是你男人的长辈，有你这样的对待长辈呀！

李双双：长辈？！长辈又怎样啦？！

(唱) 虽然你我两家都姓孙，
贫下中农最懂得阶级骨肉亲。
只要公私两字分清楚，
不怕你颠倒是非逞横行。
你要损公肥私占便宜，
我就当面揭发不留情。

孙有婆： 喔唷唷， 你亨煞哉！ 亨煞哉！ 嘿， 你算啥啦？
你是书记啊？ 你是队长啊？ 干部不管要你来管， 真是狗捉老鼠， 多管闲事。
李双双： 告诉你， 虽然我不是干部， 但我是人民公社社员。 啥人要拆社会主义墙脚， 我就是不答应， 我就是要管。

(说完， 从孙有婆手里夺了木板就走。

孙有婆： 嘿？！ 你……！

(双双话不多； 讲得理直气壮， 对这种损害集体的行为， 她坚持原则， 寸步不让。

(孙有婆又气又恨难收场。

孙有婆： 好！ 好！ 告诉你， 我不会同你完结， 我去——
告诉你男人孙喜旺！

(那末要引起“夫妻争吵”， 请听下档。

第二回 夫妻纠纷

〔今朝上午孙有婆偷公家木板，被李双双看见，引起了一场风波。这件事情传到喜旺耳朵里，喜旺倒吃了一惊。为啥？因为喜旺是村里有名的祖传三代“老好人”。好得怎样末？你样样事情问他，他总归回答你：“蛮好！蛮好！”从来没有说不好的。他的做人规矩是“宁愿自己吃亏，不肯得罪别人”。所以今朝双双与有婶争吵起来，心里只觉着不是个味道。何况得罪的又是自己的堂房婶婶，心里更加觉得不安。想来想去，还是叫双双去向有婶赔个不是吧！要紧“登登登”回到屋里。进门一看，双双正在忙着烧饭，看她的样子：若无其事。对她看看，想：你末呒啥，阿晓得我被你弄得脑子里象装了两只苍蝇那样“嗡啊，嗡啊”，一直没停过。人在竹椅子上坐定，身边拔出旱烟管，点旺火，一家头“哎啦！哎啦！”地抽闷烟，憋了一会，——

喜旺：小兰娘！

李双双：嗯？

喜旺：一个娘娘家在村口同别人哇啦哇啦吵相骂，象啥样子呵！

李双双：她不拿集体的东西，我吃了饭呒啥做，会同她

吵架的？

喜 旺：（咕： 喔唷！倒吃着个“钝头”。）事情是你不错……

李双双：你知道我不错，还问点啥呐？

喜 旺：（咕： 是多问的。）不过，我们是小辈呀！

李双双：小辈，小辈又怎么样？

喜 旺：小辈总要象个小辈，随便什么事情勿能太过份的。小兰娘，老古话说得不错！——

（唱）做小辈，要明吃三分亏，

你喉长气短不应该。

就算有婶做错事，

她偷木板被你来看见，

你可以一眼闭来一眼开，

装作不看见，

何必将她拦？

揭她的短，坍她的台，

弄得她头难抬来口难开。

真是千不该来万不该。

李双双：喜旺——

喜 旺：你不要急，听我讲：

（唱）集体的事情有干部管，

与你半点不相关。

天坍有人顶，

你逞什么英雄汉！

要你多插嘴？

要你去阻拦？

真是千不该来万不该。

李双双：喜旺——

喜 旺：你不要响！我还没有说完嘞，等我说完你再开口。

(唱) 几块木板算得点啥？——

几块木板有啥大不了呢！要是几百个社员一分，分到我们手里是——

(唱) 总共只有一眼眼，

你何必与她把脸翻？

真是千不该来万不该。

李双双：你讲完了吗？

喜 旺：还有啦、还有啦！

(唱) 我家一向和藹肯吃亏，

孙庄上个个齐称赞，

好名声传了好几代。

俗话说“祸从口出”自古禅，

你偏偏话不让人不忍耐，

真是千不该来万不该。

李双双：你到底讲完了没有？

喜 旺：你再让我讲两句！为啥这样地急呢？你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情去结一个冤家，犯得着吗？小兰娘，老古话说得勿错：做人做人，全靠自己做出来的呀！

(唱) 你要知晓“难做人，做人难”，

我是日日为你把心担。

照你这样下去，今朝得罪张三，明天得罪李四，总

有一天——

(唱) 要弄得亲眷不上门，
邻居不往来，
十人九讨厌，
大家不理睬；
出大门一步也跨不开，
真是千不该来万不该！

喏，我要说的都說完了，你要讲你就讲吧！

(双双听完，心里气啊，明明是孙有婆不对，今朝竟被他这样埋怨一通，他横也说我不好，竖也说我不应该，想想我到底错在哪里呢？

李双双：(唱) 听罢言来顿然呆，
他句句埋怨我不应该。
仔细思量我无差错，
分明他颠倒是非瞎责备。

(咕：我今朝勿曾错喲，他为嘅要这样埋怨我呐？)

(唱) 我要当面锣来对面鼓，
与他把道理摆一摆！

喜旺：

你说此话理不对！——

喜 旺：啥，我不对？

李双双：当然是你不对！

喜 旺：我啥地方不对？

李双双：(唱) 不分皂白你太不该！
难道说，老长辈，
损公肥私不该受阻拦？